

# 红色文化资源赋能数字乡村建设的内在机理、 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

杨梦瑶<sup>1,2</sup>, 范丽莉<sup>1</sup>, 张小民<sup>1</sup>, 李楠<sup>2</sup>

(1. 长安大学人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4; 2. 长安大学图书馆, 陕西 西安 710064)

**摘要:**在红色文化振兴与数字乡村建设双重战略背景下,红色文化资源作为乡村重要的文化根脉库,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正成为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的核心路径。为明晰红色文化资源如何赋能数字乡村建设,以“数字技术”为关键核心点,以资源整合层面、产业融合层面、人才驱动层面、治理创新层面为分析维度,建立了“一点四面”的内在机理分析框架。研究发现,红色文化资源通过数字化赋能,为数字乡村建设奠定文化认知基础、夯实经济产业根基、强化人才精准培育、构建治理创新体系,但在赋能过程中依然存在技术应用融合层次尚显不足、资源整合系统化程度尚待提升、主体协同联动效能有待强化、乡村居民凝聚共识程度不足和乡村治理保障支撑尚待完善等现实困境。研究表明,为进一步推动红色文化资源赋能数字乡村建设,驱动乡村全面振兴,应拓展技术赋能边界,夯实数字乡村建设高地;整合红色文化资源,筑牢数字乡村支撑基石;优化主体协同框架,延展数字乡村发展维度;凝聚村民参与共识,激活数字乡村发展动能;完善文化治理体系,提升数字乡村治理效能。

**关键词:**红色文化资源;数字乡村;乡村全面振兴;数字技术;乡村治理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25)04-0068-12

## Internal mechanism, practical challenges,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of empowering digital rural development with red cultural resources

YANG Mengyao<sup>1,2</sup>, FAN Lili<sup>1</sup>, ZHANG Xiaomin<sup>1</sup>, LI Nan<sup>2</sup>

(1. School of Humanities,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Shaanxi, China;

2. Library,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Shaanxi,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dual strategic backdrop of red culture revitalization and digital rural development, red cultural resources-as a vital cultural foundation of rural areas-are increasingly integrating with digital technologies, forming a key pathway to activate endogenous rural vitality. To clarify how red cultural resources empower digital rur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takes “digital technology” as the central core and builds a “one core and four dimensions” internal mechanism analytical framework, covering resource integration, industrial integration, talent-driven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innovation. The findings show that red cultural resources, through digital empowerment, provide a cultural cognition foundation, consolidate the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base, enhance targeted talent cultivation, and construct an innovative governance system for digital rural development. However, several practical challenges persist: insufficient depth in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applications, a lack of systemic resource integration, weak synergy among stakeholders, limited consensus among rural residents, and incomplete governance support structures.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to further advance red cultural resource empowerment in digital rural development and drive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expand the boundaries of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strengthen the digital foundation; integrate red cultural resources to build a resilient support base; optimize the collaborative framework among stakeholders to broaden development dimensions; foster a shared consensus among villagers to activate internal development momentum; and improve the cultural governance system to enhance digital governance capacity in rural areas.

**Key words:** red cultural resource; digital rural areas;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digital technology; rural governance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红色文化资源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基和底色,更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立国之本<sup>[1]</sup>。数字乡村作为构建数字中国的关键组成部分,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本内容<sup>[2]</sup>。《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首次提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提出要增强乡村文化影响力,加快数字赋能乡村文化产业,为红色文化资源赋能数字乡村建设提供重要的战略遵循<sup>[3]</sup>。

在数字化转型的时代浪潮中,如何巧妙运用现代数字技术,使红色文化资源在乡村建设中重现生机、绽放新辉是学界关注的问题。目前,学者们围绕红色文化资源赋能乡村振兴等相关主题开展大量研究,可以归纳为3个方面。一是乡村振兴背景下红色文化资源打造利用的研究方面,孟萍认为,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研究对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提出通过提升红色文化资源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实现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依托红色文化资源开发红色旅游产业,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助力<sup>[4]</sup>。二是红色文化资源赋能乡村振兴的多维价值的研究方面,李珍珍等阐释了湖南革命老区红色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政治价值、文化价值、生态价值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价值作用及湖南的实践成效<sup>[5]</sup>。三是红色文化资源赋能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方面,陈永典等认为,通过整合红色文化资源,促进乡村人才成长,提高红色产品创新性,提升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

体意识,使红色文化资源发挥最大效能从而助力乡村振兴<sup>[6]</sup>。

依据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学术界在红色文化资源和乡村振兴方面已进行一定探索,相关成果为此次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与实践启示,但关于红色文化资源赋能数字乡村建设的体系化研究成果较为少见。基于上述考量,本文以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作为核心旨归,紧扣红色文化资源赋能数字乡村建设的主轴展开研究,从内在机理、现实困境及实践路径3个方面,系统分析红色文化资源赋能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理论层面与实践场域的重点问题,力求为数字乡村建设的高效推进提供理论支撑,助力红色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为驱动乡村全面振兴进程提供学理启示与实践导向。

## 一、红色文化资源赋能数字乡村建设的内在机理

红色文化资源主要包括物质形态资源和非物质形态资源<sup>[7]</sup>,融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教育学、历史学、文化学等多学科视角和研究领域<sup>[8]</sup>,其价值维度体现了多元衍化、叠加效应的特性。数字乡村建设顺应了数字时代的发展浪潮,也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其建设意义在于以数字技术为媒介,激活红色文化资源的内在价值并推动其现代化转型。

从红色文化资源的多元价值出发分析其赋能数字乡村建设的内涵架构,主要包括一

个核心关键点、4个重要作用层面,即“一点四面”的内在机理。一点即以“数字技术”为关键的核心点,运用区块链、VR/AR、大数据等现代技术推动红色文化资源创新性开发和现代化转型。4个重要作用层面即资源整合层面、产业融合层面、人才驱动层面、治理创新层面,形成“文化筑基-产业融合-人才培育-治理增效”的闭环逻辑。一是资源整合层面,通过数字化挖掘、智能化记录实现红色文化资源的永久性保存与记录方式的创造性,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重要精神内核和资源素材支撑。二是产业融合层面,通过数字化手段,激活红色文化资源的产业价值,利用红色VR/AR体验等新型业态培育、红色IP衍生品开发与电商营销、打造特色数字文创等,为数字乡村发展提供有效的经济转化和产业融合路径。三是人才驱动层面,培育具备“红色文化+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激发当地村民参与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数字乡村建设注入持久内生动力。四是治理创新层面,通过数字技术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活化红色治理智慧,形成规范有序、管控到位、群众满意的乡村治理新格局,为数字乡村建设提质增效。

《关于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若干经济政策》提出,要“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支持利用互联网思维和信息技术改进文化创作生产流程,推动实现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sup>[9]</sup>。红色文化和数字乡村二者共同服务于乡村振兴的“资源、产业、人才、治理”4大要素,实现“文化+技术”的协同价值循环。红色文化资源具有思

想引领性、历史承载性、经济转化性、教化功能性等特征,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丰富的资源内容和重要的精神引领;数字乡村建设进程中以数字技术为核心,在新技术的深度集成应用、农业产业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数字人才建设、乡村治理模式的智能化革新等方面实现新的突破,又为红色文化资源的发掘、利用、保护提供了新的传承载体和传播路径,实现历史记忆向当代价值的创造性转化。因此,红色文化资源赋能数字乡村建设是实现乡村文化振兴与数字化转型的必然选择。

### (一) 资源整合层面:为数字乡村建设奠定文化认知基础

《数字乡村建设指南2.0》中提出要着力夯实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着力繁荣乡村数字文化,着力提高乡村数字治理服务效能,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提供有力支撑<sup>[10]</sup>。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和科技革新的持续更迭,一方面,通过对红色文化资源系统梳理其历史价值与精神内涵,能够推动红色文化资源从“实体化”到“数字化”的升级转型,为数字乡村建设奠定文化认知基础,打造“红色记忆+数字呈现”的创新实践范式。另一方面,数字乡村建设实践中运用的数字化记录手段、云端存储技术和智能分析平台,能够助力红色文化资源的完整性记录与保护,完成历史资料永久性存储、革命文物的数字化高精度修复及精神价值的智能化解读,依托数字化技术激活其当代价值,形成文化遗产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的发展格局。例如,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高滩村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数字乡村平台,吸引线上参

观;依托天翼云眼 AI 摄像头,实现红色景区全天候安全监控,智能识别行为,实时预警异常,精准统计客流,为景区运营提供数据支撑,提升管理效率与游客体验,打造安全有序的旅游环境<sup>[11]</sup>。

## (二) 产业融合层面:为数字乡村建设夯实经济产业根基

《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中提出“促进文化消费与旅游消费有机结合,培育文旅融合新业态新模式”<sup>[12]</sup>。红色文化资源的产业价值依托数字技术、数字平台赋能,整合乡村的红色文化资源、农业资源、自然资源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优势,能够最大程度释放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动能,形成强劲的经济转化效能和产业辐射效应,为数字乡村建设夯实经济根基。一是遵循以特色产业为核心,多元融合发展的思路,通过数字化手段引领培育红色文旅、红色文化创意等特色产业、开发地域特色农副产品的附加价值等,以“红色文化+”构建新型发展结构,为农民开辟多元化的收入来源,进而实现产业增收的目标。二是乡村的数字化环境为红色文化拓宽文化资源传播路径,提升红色文化的影响力、旅游体验和经济效益,构建“资源活化-价值转化-反哺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推动文化资源有效开发利用与数字乡村建设深度融合。例如,贵州省遵义市花茂村以“苟坝会议会址”的红色文化内涵为核心,大力挖掘农耕、土陶、古法造纸等文化资源,开发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创产品和菜肴,推广“旅游+红色+文化”乡村旅游新模式。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12 607 元增

加至 27 454 元,村级集体经济收入从 26 万元增加至 1 418 万元<sup>[13]</sup>。

## (三) 人才驱动层面:为数字乡村建设强化人才精准培育

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既要塑形又要铸魂<sup>[14]</sup>。红色文化资源正是作为乡村振兴“铸魂”的重要资源,其教育价值通过数字化的技术对精神引领、历史传承、道德教化等教育功能进行阐释,拓展红色文化的传播力,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了坚定的思想保障、坚实的阵地保障、坚韧的人力保障。一是系统地对农民在“红色主题+电商直播”“革命故事+数字技能”等领域的专题教育培训,深入探索和增强其对数字素养的潜在需求,培育一批既掌握数字技术又会传播红色文化的新型职业农民。二是掌握这些数字技能的“新农人”通过云端讲解革命历史、红色文创直播营销等方式,个人既获得可观经济收益,又成功将红色文化资源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动能,进而激发更多的年轻人对乡土的情感认同和情感归属,吸引其返乡参与数字乡村建设。例如,井冈山神山村以拓展红色文化资源的传播为着力点,利用“云课堂”这一载体,在 VR/AR 场景搭建、电商直播带货、数字设备操作等方面进行数字化技能培训,通过培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村民自主拍摄的短视频“红军的一天”系列作品在各大媒体平台的累计播放量超过千万次。

## (四) 治理创新层面:为数字乡村建设构建治理创新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基层是一切工

作的落脚点,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sup>[15]</sup>。红色文化资源从政策导向、多方协同、管理革新、监管深化等方面服务于数字乡村治理创新体系构建,以实现社会聚合价值。一是发挥红色文化资源的价值引领,以乡村发展需求和村民意愿作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打造红色教育数字化场域、沉浸式红色研学项目等创新形态,提高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对政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为数字乡村治理提供价值导航和方法论指导。二是在政府引领下,企业、社会组织 and 村民的共同汇聚,激活多元主体创新动能,运用网格化管理、大数据分析等,为红色文化资源的创新转化注入新的活力。例如广西柳州覃村依托当地红色文化资源,创建“智慧党建”平台,打造“云党课”“数字党史馆”等数字化应用场景,开辟“红色文化+数字治理”的创新模式,群众参与组织生活的主动性提升,形成了高效协同的治理格局<sup>[16]</sup>。

## 二、红色文化资源赋能数字乡村建设的现实困境

现阶段,红色文化资源赋能数字乡村建设仍存在“技术赋能效率”与“红色文化资源价值有效发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与融合壁垒,具体表现在技术应用、资源整合、主体协同、凝聚共识以及治理保障5个方面。

### (一) 技术应用融合层次尚显不足

随着数字技术与红色文化的融合、发展不断深化,地方政府也在积极探索乡村“技

术+文化”融合发展模式,同时亦面临着多重挑战。一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截至2025年6月,中国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69.2%,低于全国互联网普及率79.7%<sup>[17]</sup>。在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进程中,西部地区因地理位置相对偏僻、地形复杂,与东部地区相比呈现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部分农村的偏远地区仍存在着网络信号盲区、信号微弱、网络卡顿等现实困境<sup>[18]</sup>。二是数字化平台建设的共享性与交互程度稍显不足。部分文化资源的记录方式还停留在传统摄影、摄像,前沿的数字技术包括大数据、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利用率不高;另外,在红色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共享中表现出彼此较为孤立、分散的现象,统筹整合数字化信息资源,构建互联互通共享平台方面存在短板<sup>[19]</sup>。三是数字化赋能的程度有待提高。例如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助推乡村振兴建设的“荷塘经验”,依然采用“故事+照片+展板”的传统静态展陈方式,存在开发模式单一、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等问题<sup>[20]</sup>,数字化赋能不足。

### (二) 资源整合系统化程度待提升

当前,乡村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建设逐步推进,通过大数据保存、挖掘等方式展现红色文化资源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但乡村红色文化资源整合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乡村红色文化资源地域分布较为不均且分属不同行政区域,在记录和挖掘资源方面,资源整体的系统性和统一性仍有欠缺,使得资源检索困难,存在“资源沉睡”的现象。二是有些红色文化资源位于交通闭塞、深沟险壑的偏

远地区,即使文化资源及文化元素蕴含较为丰富,但因资金投入不足、数字化技术赋能不够等,相关记录和挖掘工作仅停留在登记台账的初始阶段,缺乏动态化、数字化的精准管理。例如浙西南红色文化资源在整体分布上具有“相对分散,局部集中”的特点,在资源的挖掘和保护上处于“各扫门前雪”的状态,多数红色文化资源单一孤立存在,在实现资源有效整合方面仍有提升空间<sup>[21]</sup>。三是红色文化资源数据库的建设仍不完善,数据库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涵盖文化资源开发与利用、科技创新、教育普及等多领域,涉及中央到地方不同行政层级与部门的通力合作。资源分布不均衡、责任划分模糊、协同机制不足等因素,导致部分红色文化资源日常维护力度不足、管理架构不够完善,制约了数字化转型进程的步伐。

### (三) 主体协同联动效能有待强化

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方联动,优势互补的协同机制,能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经济支撑与产业创新方向,为乡村公共文化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时代活力,但其协同联动进程中仍存在诸多亟待突破的瓶颈。一是红色文化资源赋能数字乡村建设的系统规划不足,制约品牌塑造和价值提升。红色文创产品设计内容和形式较为单一,同质化现象普遍存在,没有充分挖掘和传播当地红色文化资源,未能形成强劲消费拉力,对当地经济增长效果不显著<sup>[22]</sup>。二是各地资源禀赋与发展优势尚未充分释放,区域合作在协同层级和覆盖领域方面仍存在提升空间,特别是在构建差异化互补的创新合作机制方面亟须突

破。例如,湖南矮寨奇观景区与周边的十八洞村、乾州古城、凤凰古城等旅游景点,受制于跨区域合作意识不够,没有很好地结合景点优势和特点,造成红色旅游线路衔接不畅,软硬件基础设施缺乏联动,在搭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红色文化资源连片开发模式上有一定难度,削弱了红色旅游资源对乡村产业的辐射带动作用<sup>[5]</sup>。三是乡村地区因产业规模较小、市场前景不明朗,难以有效吸引外部商业投资<sup>[23]</sup>,社会力量参与方面较为短期化、表面化、碎片化,可持续性不足。

### (四) 乡村居民凝聚共识程度不足

在数字化转型加速推进的背景下,激发当地村民深度参与红色文化和数字化建设,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战略目标的内在驱动力。而乡村地区在培训体系搭建、数字技能应用、参与意识激发等方面存在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对数字素养培训认知存在差异。研究数据显示,约60%的乡村地区没有建立或者尚未建立常态化的数字技术培训机制,仅有不到40%的农村地区具备定期开展有关数字技术运用的培训和教育,阻碍了信息技术与乡村文化的深度契合<sup>[24]</sup>。农村群体的中老年人因存在畏难情绪,参与数字化技能培训的积极性大打折扣<sup>[25]</sup>。而文化程度较高的本地村民更希望得到适合他们个性化需求的培训。二是本地产业数字化亟须复合型人才破局。目前中国的数字人才总体缺失量在2500万到3000万左右<sup>[26]</sup>,而数字乡村建设涵盖的领域涉及产业、文化、公共服务、治理等,大多数本地村民不兼备数字技术与乡村产业认知能力<sup>[27]</sup>,相对削弱了其投身数

字乡村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三是在建立持久有效的激励模式方面仍有欠缺。村民参与的积极性不足、农村青年流失等问题,既会造成高新技术引入过程中缺少必要的技术人才与创新活力,又会造成本地人才的培育及储备的不良循环<sup>[28]</sup>。在引进人才方面,存在难以与城市同等级岗位薪酬待遇匹配的问题,导致乡村数字化人才存在“引不来、留不住、用不好”的消极局面<sup>[29]</sup>。

### (五) 乡村治理保障支撑尚待完善

随着数字乡村建设的持续推进,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已展现一定成效,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一是制度保障的完整性和持续性稍显不足。《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等作为顶层设计,为提升农村的信息化水平、推动数字化进程提供了政策支撑,但对文化的数字化融合方面的扶持和引导尚显薄弱<sup>[23]</sup>。二是外部监督机制不健全。在数字化项目的操作、执行中,缺少必要的监督和检查环节<sup>[30]</sup>。监管的缺位不但影响数字化项目实施效能,也导致在具体政策执行中出现偏离既定目标的风险。三是多元主体的全面参与程度亟待提升。在红色文化资源赋能数字乡村的建设中,利益诉求存在多元化差异,认知层次和水平存在差距,多元主体间如农民群体、家庭单元、乡村干部及基层社会组织等协作配合和组织整合方面存在不足。这种情况使得参与主体缺乏行动的动力和参与的热情,还催生了资源重复配置、治理效能下降,以及跨部门配合度不高等问题,影响了数字乡村建设的进度和效率的提升<sup>[24]</sup>。

## 三、红色文化资源赋能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路径

在红色文化赋能数字乡村建设的过程中,需始终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导向,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全局要求,构建多样化、有温度、高品质的实践路径。

### (一) 拓展技术赋能边界,夯实数字乡村建设高地

一是优化数字基础设施,加速推动物联网、人工智能、5G网络等数字技术在乡村的覆盖与应用落地,特别是推进乡村5G基站建设、物联网传感器、构建物理文化空间与资源的数字化镜像等新型基础设施,实现红色文化服务精准触达、文化体验沉浸升级等;推动乡村红色文化新媒体传播环境的数智化建设,打造兼具权威性、可读性、互动性的视频、直播栏目,综合应用微信公众号、抖音APP、微博等自媒体平台进行宣传与推广。二是应用数字技术赋能,通过高分辨率扫描、3D建模等技术手段,实现红色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保存,利用互联网等渠道广泛传播;利用数字孪生技术,对红色遗址进行1:1数字建模,实现“线上+线下”的同步展示;开发“AR红色导览”小程序,打造虚实共生的沉浸式场景。三是构建红色数字乡村综合服务平台,利用智能摄像头、环境监测设备、语音采集装置,进行乡村居民需求信息收集、信息分析和挖掘;设置“需求反馈”“民意直通车”等模块,确保村民多元需求的收集和反馈;提供红色文化资源、农业技术指导、健康知识普及等多

元化服务,形成“数字+乡村教育”“数字+乡村医疗”“数字+农业农村”的多维模式,提升乡村教育质量,强化远程医疗和健康管理便捷服务,提高农业生产智能化水平。

## (二) 整合红色文化资源,筑牢数字乡村支撑基石

一是全面深入挖掘红色文化资源,通过田野调查、口述历史、档案研究等多种方法,深入挖掘红色文化资源背后的历史内涵和文化价值。调查革命旧址、烈士陵园、纪念馆等有形文化遗存,搜集和整理乡村红色歌谣、英雄事迹、革命故事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构建具备系统性、完整性且可持续更新的红色文化资源体系。二是基于历史价值、文化价值、教育意义、知名度等维度,结合物质形态与非物质形态,开展红色文化资源的分级分类,运用超高清摄像、图文扫描、全息摄影、区块链存证、分布式存储等技术,进行高清采集、分类存储和数字化重现,全流程保障数据可信度。三是综合考虑管理系统的适宜性、数据库架构的科学性、数据存储的安全性和可扩展性,以及用户的使用便捷性等方面,不断规范资源管理架构,确保红色文化资源数据库的管理、存储和更新,做好数据库的定期备份、性能优化和故障排查,确保红色文化资源数据库的使用效能。

## (三) 优化主体协同框架,延展数字乡村发展维度

一是发挥政府引领效能,通过精准规划住宿、餐饮、交通等旅游配套设施,开发沉浸式旅游产品,设计“红色+生态”特色线路,推行联票机制等,优化红色旅游产业链,如井

冈山神山村依托5G网络打造“数字乡村治理平台”,游客可以线上预约重走红军挑粮小道,VR体验“红军的一天”;通过引进先进的种植技术、构建“红色+农产品”IP、搭建“线上+线下”双渠道营销等,打造地标农产品矩阵;通过设立红色文创基金、开发多样化文化产品等发展红色文化创意产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二是推动多元主体协同合作,建立稳固的区域合作长效机制,通过考察交流、旅游联动、短视频传播等多元形式,实现红色文化资源、发展经验和创新策略的共享;通过设立跨区域合作基金,定向支持乡村红色文化项目开发;设立联合实验室或创新中心,推动高校、研究机构与地方政府、企业之间深度联动;联动乡村周边企业共同打造红色文化产业链,合作开发精品旅游线路、推广先进农业技术和智能设备、利用电商平台拓展农产品销路,如江西桐山村的“红军茶”、广西百谷村的“红七军小米”、陕西平利县长安镇的“智慧茶园”、梁家河村苹果产业数字化等,为乡村增收注入新动能。三是激发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党员志愿者团体、广大群众等社会力量对红色文化的认同和参与,通过扩宽参与渠道、明晰利益分配、增加补偿机制等,营造共建共享的良好生态。为村民提供教育、医疗、保健、养老等方面的志愿服务,帮助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依托广泛的社会参与和有效的利益共享机制,让乡村居民切实享受数字化发展带来的便利和福祉。

## (四) 凝聚村民参与共识,激活数字乡村发展动能

一是政府机构可结合村民年龄、教育背

景及特殊人群特征,以智能设备操作、移动支付使用等基础数字技能培训为主,以红色文化短视频创作、红色旅游及特色创意产品电商运营等实操性数字技术应用专题培训为辅,挖掘红色文化内涵和红色文化故事;以本地革命旧址、英雄事迹等红色资源为依托,通过短视频呈现“红色乡村记忆”,构建“入门筑基、能力进阶”阶梯式培训体系,分层推动村民数字文化素养持续提升,消弭数字能力断层问题。二是政府机构定期邀请专家学者,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开展“全息剧场”“红色电竞”“虚拟课堂”等创新特色教学,引导村民利用新媒体平台学习文化知识、打造特色文旅IP,不断强化数字技能的转化应用,增强村民参与公共文化与数字乡村建设的能力;助力村民强化技能转化应用,突破传统生产经营模式,成长为新时代职业农民。三是政府机构可以通过探索“学习积分赋能模式”,拓展积分累积的多元场景,鼓励村民积极参与红色文化资源采集整理、开发利用、创新传播、成果转化等工作,设置文旅消费优惠、设备租赁补贴、电商创业扶持等多样化兑换权益,全方位调动村民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健全人才培养、引进、管理全链条机制,主动搭建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合作桥梁,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模式学习前沿理念和先进技术<sup>[31]</sup>,共同培养数字化人才,为乡村地区输送专业力量,助力乡村数字化转型与产业升级。

### (五) 完善文化治理体系,提升数字乡村治理效能

一是健全政策法规制度,聚焦红色文化

资源的数据治理与保护,强化规划的先导性,加速推进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乡村网络文化繁荣、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核心任务。结合当地特色、乡村之间的经济基础和数字资源差异,鼓励乡村结合自身特色建立规章。二是需合理规划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的分配与投入,由政府主导设立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和利用的专项资金,用于红色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处理、资源库建设、智慧产业升级以及红色文化产业培育等。同时,建立项目资金使用监管机制,对专项资金和社会资本的使用执行严格监管审计,确保资金使用的合规有效;建立信息公开制度,接受社会监督,提升资金使用透明度和公信力。三是持续深化乡村红色文化网格化管理,通过“党员联户”“红色合伙人”等措施,构建红色文化引领、多主体协同、资源统筹与信息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创新“智慧政务+红色代办”双轮驱动模式提升基层治理成效。

## 四、结语

本文从红色文化资源的多元价值出发,提出了红色文化资源赋能数字乡村建设的“一点四面”内在机理,揭示了数字技术赋能与红色文化资源价值转化的内在机理,系统阐释了红色文化资源赋能数字乡村的逻辑链条,提出的资源整合、技术拓展、主体优化、村民凝聚和治理完善的5条实践路径,既回应了“如何让红色文化‘活’起来”的技术命题,也解答了“如何让数字乡村‘实’起来”的发展命题。随着数字技术的迭代升级,红色文

化资源赋能数字乡村的潜力将进一步释放,面临的现实困境也将随着数字化发展而产生变化。未来的研究可以结合数字技术在红色文创开发项目方面的细节应用、智慧红色旅游景区的创新运营模式、数字治理平台中有效嵌入红色文化精神与价值引领等,为红色文化资源的数字化赋能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操作指南。

#### 参考文献:

- [1] 方世南.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唯物史观意蕴[J].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6):1-11, 109.
- [2] 代兴梅, 耿文博, 黄楚钥. 乡村振兴视域下数字乡村建设路径研究[J]. 农业经济, 2025(7):42-45.
- [3]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N]. 人民日报, 2025-01-23(1).
- [4] 孟萍. 乡村振兴背景下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探究[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2024(S1):24-29.
- [5] 李珍珍, 张欣欣. 红色文化资源赋能乡村振兴的多维价值与实现路径——基于湖南地区的调查研究[J]. 湖南社会科学, 2023(3):66-75.
- [6] 陈永典, 于丽娜. 红色文化资源赋能乡村振兴的路径——以大别山地区为例[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12):192-197, 212.
- [7] 王贵海, 王宇, 朱莉. 我国国情档领域的红色文化资源研究现状与趋势[J]. 图书情报工作, 2024(15):141-150.
- [8] 陈刚, 张旭坤, 张泰城. 红色文化资源研究的热点、前沿及趋势——基于 citespace 的可视化图谱分析[J]. 红色文化学刊, 2022(3):98-108, 112.
- [9]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若干经济政策》的通知[EB/OL]. (2025-01-24) [2025-04-05].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501/content\\_7000958.htm](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501/content_7000958.htm).
- [10]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数字乡村建设指南 2.0[EB/OL]. (2024-05-16) [2025-04-24]. [https://www.cac.gov.cn/2024-05/15/c\\_1717449042791246.htm](https://www.cac.gov.cn/2024-05/15/c_1717449042791246.htm).
- [11] 中国电信萍乡分公司. 当“萍乡红”邂逅“电信蓝”:数智赋能点燃辣都新引擎[EB/OL]. (2025-04-02) [2025-04-05]. [https://jx.cnr.cn/cj/20250402/t20250402\\_527120819.shtml](https://jx.cnr.cn/cj/20250402/t20250402_527120819.shtml).
- [12] 《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政策解读[EB/OL]. (2022-04-08) [2025-04-01]. [https://www.gov.cn/zhengce/2022-04/08/content\\_5684002.htm](https://www.gov.cn/zhengce/2022-04/08/content_5684002.htm).
- [13] 陈代斌, 蒋侠. 笑容更多心里更暖[N]. 遵义日报, 2025-06-16(6).
- [14] 郭少雅.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N]. 农民日报, 2025-03-09(1).
- [15] 韩亚栋, 管筱璞. 学习《习近平关于基层治理论述摘编》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N]. 中国纪检监察报, 2024-01-16(4).
- [16]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第五批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公布覃塘区案例为广西唯一入选[EB/OL]. (2024-04-23) [2025-05-05]. <http://nynct.gxzf.gov.cn/xwdt/gxlb/gg/t18358565.shtml>.
- [17]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5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2025-07-30) [2025-08-01]. <https://www.cnnic.cn/NMedi->

- aFile/2025/0730/MAIN1753846666507QEK67  
ZS9DH. pdf.
- [18] 文丰安.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现代化:重要性、梗阻及发展进路[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134-141,173.
- [19] 九三学社绵阳市委. 全国人大代表尚丽平:加快推动全国红色资源数字化与数据互通[EB/OL]. (2023-03-08)[2025-05-05]. <http://93.my.gov.cn/snyw/41815811.html>.
- [20] 陈宁,徐茹. 红色文化遗产保护助推乡村振兴建设的“荷塘经验”[J].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22(6):43-52,154.
- [21] 李涵. 地方红色文化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路径探析——以浙西南红色文化为例[J]. 南方论刊,2025(1):37-38,42.
- [22] 韦曦.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红色文化传承与文创产品设计[J]. 社会科学家,2023(2):38-44.
- [23] 董鑫薇,吴超. 红色文旅融合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实现路径研究[J]. 延边党校学报,2025(2):72-76.
- [24] 魏郡. 新质生产力赋能数字乡村建设的作用机理、制约因素与推进路径[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4(11):31-42.
- [25] 刘彬彦. 数字乡村建设赋能乡村振兴的逻辑机理与实践进路[J]. 农村经济与科技,2025(2):130-133.
- [26] 人瑞人才,德勤中国. 产业数字人才研究与发展报告(2023)[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
- [27] 向继友. 新质生产力赋能数字乡村建设:理论逻辑与路径探析[J]. 贵州社会科学,2024(8):148-154.
- [28] 刘晓红. 乡村振兴视角下乡村人力资源开发研究[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4):216-224.
- [29] 张鑫.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机理与路径[J]. 中共乌鲁木齐市委党校学报,2025(2):68-74.
- [30] 王慧博. 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逻辑理路、制约样态与因应路径[J]. 江西社会科学,2025(4):43-54.
- [31] 杨梦瑶. 新质生产力推动农家书屋转型升级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25(3):39-48.

(责任编辑:杨海挺)